

2025年7月12日 星期六 值班总编:邱波彤 视觉/版式:毛 栋 读:胡洁松 二版编辑:庄列毅 版式设计:汪菲菲

定海古城

多少年的沉默中,定海古城翻开了 它崭新的一页。

东门,城墙高高伫立,鳌山墩前,文 房四宝园里,奎光阁(塔)直抵高处,成 了标志性建筑,文笔峰、龙砚等全新亮 相,墨井静默,井栏上留着旧日的印痕, 砚池藏碧,锦鱼畅游,雄丽的钟书楼倒 映在砚池之中,园区景致错落有致。老 街巷改造一新,一巷一特色,沿街市肆 开业了,老底子熟悉的味道弥散,吸引 了如鱼的游人。不经意间,遇上了临水 的仿古桥,状元桥、登科桥,人来人往, 学子们争着走在上面。

古城开园之后,这里成了人们的网 红打卡地。也有人说,说都是新建的,没 什么历史可言。我想,历史是存在的,是 早已载在史册里, 只是承载历史的载 体,我们重新整合打造了。于遗憾之中, 我们也算收获了欣慰。

记忆里,有一年去了苏州,印象最 深的便是塔和桥。在宋石刻《平江图》 上,就记有23处塔址,至今,虎丘塔、报 恩塔、瑞光塔等依旧屹立在苏州内外的 吴中大地上,苏州也有"宝塔城"的美 誉。白居易诗云:"绿浪东西南北水,红 栏三百九十桥。"苏州古城水道纵横,水 多桥多,其中的古盘门是世界罕见的水 陆双城门,有"北有长城之雄,南有盘门 之秀"的美誉。

苏州能保留住这些古塔与古桥,自 然是百姓的荣光。但历史也不是一帆风 顺的。这些古建筑也同样经历着风雨, 只是一代代不断地维保着,最终它们留 存下来了,变成了苏州古城文化历史的 血脉。

那个时候,我就怀念起旧时定海这 座奎光塔来。我虽未亲见到过,但在上 了年纪的作者笔下看到塔初时的影子。 它曾建在鳌山墩的小山丘上,是一座六 边形的三层塔状建筑,尖顶高约10米, 砖木结构,每层塔身周边飞檐翘角,檐 上覆以黑筒瓦,翘角尖上原悬有铜铃, 风过处叮当作响。塔顶为攒尖顶,中间 倒覆一涂釉瓷缸,瓷缸上面置一深色琉 璃宝葫芦,阳光映照下亮得耀眼。整座 塔看上去典雅凝重,富有古朴之美。该 塔始建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由知县 王丕显发起,邑绅金广文等出资兴建。 同治十年(1871年)原塔坍毁严重,由廪 生林保贤、孙玉瑞募集资金,监生孙斌 负责重建,花近一年工夫建成,这就是 我们后来看到的奎光阁。而相距不远还 有文笔峰及相配套的砚池、墨井和文稿 田。其意义不言之明。

而定海旧城也曾有一番江南水乡 的景象。上世纪中叶前,定海城区的范 围远没有现在这样大。那时的定海城, 以城墙为界,面积仅0.8平方公里。城里 河道纵横,许多人家临河而居,后门往 往建有河埠头。"民国时,有木石结构桥 44座。"加上各种无名桥也不下百座,也 可蔚壮观。有城便有河(护城河,旧称 濠),有河便有桥。城内中心由状元桥贯 穿东西,东连东大街,穿过棉布店向南 就是南大街;西连西大街,过风火墙向 北就是中大街。状元桥、解元桥、会元 桥,连中三元是历代读书人的美好愿 望。桥边的人家已经延续了多少代。

当一座历史文化海洋名城没有-个标志性的建筑,我们的目光还能看到 多远多高?

塔在我心中的位置永远是高的,是 心中的向往。就如同你低头久了,总想 看看脚下的一番景象,有高耸的塔在, 可以一层层爬上去,听听历史在每一串 风铃里的回响,听听飞鸟掠过时带着心 中的鸣唱。心灵也随之开阔,好像一下 子离天就近了。

曾经,小城里匆忙行走的人只能看到 四角高楼的天空,目光里已没了光彩。

曾经渴望有一座高塔,可以独上高 处,望尽山海,让世俗的心得到一时的 飞扬。

奎光塔久违了,状元桥久违了。

定海山

高大的城门,掠过康熙皇帝的题额 定海山,无限地延展在晨曦中

我是漂泊的云影,触摸着 一座城池的天空与海洋的交界

城垛之上,我听闻1840年抗英将士铿锵 刀光剑影之下,刻录着血雨的痕迹

城门紧闭、风在缝隙间低泣讲述往昔 那段国人拒外侮于不屈的鸦片战争记忆

城门之内,古老的木纹刻着时光的纹理 见证过繁华与别离,每一道都是历史的印记

城门启处,岁月静好。你是守望的传递者 每一粒沙砾,都承载着岁月的衍变

夜古城

无边的夜色从海边涌进了古城 星云低垂时,夜的盛宴才刚刚开始 街巷里的灯亮了,仿古城楼上的灯亮了 涓涓流水上的状元桥也亮了 古老的夜也像一个古老的城、 包围着每一个角落 多彩的夜色从东大街扩展到西大街 从留方弄流到了柴水弄 每一个巷弄里都落满了秋的晚香 还有灯笼的红,美食的诱惑

形形色色的人,开始了年轻又古老的夜生活

而古城在夜的生活中古老

定海老街

□缪佳祎

在略显模糊的记忆里 我反复走在中大街与西大街之间 高大的照壁 熙来攘往的人群 随着红灯笼亮起,古色古香有了背景

像亲人孰恶的气息 她或他 或者他们 站在店堂里,站在灯影下 站成这一片烟火人间

孩子们雀跃着奔向诱人的食物 百年老店瑞和糕饼的婆婆 端出条子糕、色子糕,那软糯 能拉出生活甜蜜的丝丝缕缕

曾经有珠宝玉串,也有书画漫卷 混合着人声叮咚,敲击青石板路 老街的故事不断凋零或变幻 讲不完道不尽,像天上的街市

城砖帖

不要和城砖设古论今 说不定它的锉痕里留着你前世的恩怨 留着柳三变的凄切。伶人的逗乐或皎洁之夜 钟馗借路时的哼唱

不要与野狗对视,它的眼里 无论是复仇火势还是怯懦的哀求 松开手杖。交出生活的伏击 一个有悲悯情怀的人定能从它的吠声中 听出世道的苍凉 解散它身上被紧扣的枷锁 每块城砖身上都记得药渣倾倒后的哮喘 记得一枚磨损的银币滚动或旋转时传来的童声 它们那样安静。静得如同剥落的泥灰 轻轻地与花影互诉

秋色如碎片。没有谁能重拾这微弱的呼吸

西大街,东大街

一条垂直的马路,把横街一分为二 两边的店铺渐渐有了分别: 一边出售笔黑纸砚 一边经营饮食服饰 东大街散发着烟火气

这是古城仅剩的一块胎记了

也能辨认出 哪边是西大街,哪边是东大街 可是,如今在店铺里吆喝的伙计和 街上闲逛的行人,与以前并非同一拨人 走在青石板路上,会感到恍惚 怕一不小心踩疼了哪位长辈的脚印 与哪位先人的身影撞个满怀 风火墙还在.墙中间的月洞门 就像一扇时间窗口 一脚进去,就踏在了那个时代的心脏 那种情怀 如追忆逝水流年 可往事不堪回首,一切犹如梦中

即使一百多年前的居民,返回到这里

定海古城,非遗生活

只因你曾经路过, 怀揣了时空的交集 在这交集背后,你历经生死 又南北来去、穿州过府了无数年 交织在人世变幻以及生死别离里 你也还在这里,任门外人来人散 任城外高楼鹊起 你还在和这些檀木、老船木、香樟交汇 用你的刨子,锤子,钻头 拨开年轮与年轮的绛隙 钻探轮回的深处 雕刻你的佛陀 美丽的观音和凌乱的达摩 复制那些在古老的海面浸泡过的过往船只 或者用贝壳、石头重新审核命运的定夺

那些非遗的招牌,不予解释 年复年,日复日,在吟唱翁洲走书 任倾听者老去,死去、活来 你仿佛不老般地,停止了时间 站在你的王国里挥舞你的木偶戏 与对面的酒店、超市、美女、广场舞对立

是的,在一个个匠人面前 所有的语言以及文字可视作无效 你在大世界交集里 真实地守着只属于你的古色古香

定海公墙

□姚碧波

黎明时分,定海公墙在晨光中醒来 高大的灰旧墙体 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兵 守护着街区木结构房屋的梦境

130多年前的那道伤痕 在城隍庙弄的转角处早已结疤 一家豆腐店的小小烟火 曾将4000余间店铺、民房焚毁

八道防火墙将中东南西四大街区 分割成格子状的空间 防火墙门洞上的砖雕随风雨剥落 拱门成为时光的瞳孔

古石板路上,黎明正在丈量 每一块石板的温度 灰瓦粉墙、画栏雕门的店铺 在晨光中开始新的一天

累了,去非遗馆喝一碗柚子茶 在雕梁画栋里寻找从前的技艺 有时会瞥见小野猫掠过老墙跟 像青春的影子一闪 市井喧哗,感觉像在骂人 你别在意,这里的土话 都被腥咸的海风腌过 你我不该有沉默之后的冲动 走吧,带你去看 古色古香的古街 以及东城门外的烟火气 每一个角落都很美

芙蓉洲路

□俞跃辉

曾经浅湖湿地,湖内荷花遍植 我在湖畔的县学读书 每天对着湖水和荷花若有所思 读书郎呵读书郎呵 昌国县学随着荷花不知去向 湖水干了,芙蓉洲河还在流动

我来自何处,将去向哪里 我是一个读书郎

我是依偎在芙蓉洲畔的河水 当年读书、嬉戏的场景依稀闪现 美食街头,人、车和灯光都涌了上来 我恍若隔世,等着与谁重逢?

没有荷花、炊烟、古当铺和捣衣声 没有高高的县学围墙 杨太郎烤鱼、新疆大盘鸡、西码头海鲜 我淹没在天南地北的脚步和声浪中 孩子钻进了新华书店

王家走马楼

那么窄的巷子 是什么收拢细布大襟走漏的风声 柴与水本是天敌 却在一个巷子达成共识 构成家长和里短的日常,一起指向 庞然的王家走马楼

该是有多大的领域啊 以一个被误判为拍个球 会掉到海里的小海岛为轴 跨马奔驰是多么难以企及的遥望 王家 应该称之为大宅 却给了路人足够的想象

走进墙门。迎接你的是细致的女子 穿过辽阔的走马楼, 时光闭塞 太阳的阴影是月亮的盈和亏 十五圆满。一辆纺车 连起王家流水般的四季走势 那连绵的马头墙是关于 白手起家的隐喻 此时,都居住在她柔弱又 强大的身体里 我们看到的八翅九台荣和 四面相通的楼廊 还原成王克朋从小岛到十里洋场 上海滩的奋斗史 而他的母亲,用尽了 一生的底气

鳌山赶考忆

□陈斌

所幸。在历史沉淀的鳌山处

我找回岁月中独缺的梦 这些年,心灵有一思一虑的迷茫 灵魂充斥尘世喧嚣的纷扰 赶考的岁月,梦想应运而生 而以后的日子 过往被时光的尘埃掩埋 替山却被希望赋予永恒的意义 何其美! 何其难忘! 历史的韵味一点点围拢过来 融入思绪,情感,灵魂。沉静而深远 眼睛和心灵 镌刻在古老的路径上 我看见学子匆匆,梦想绽放 我听见书声琅琅,希望灌浆 走过了无数岁月的石板路 还留着先人的足迹纹理 仿佛人间梦想之旅,皆是命中注定 一步,两步,三步 应该有无数信念 守着神圣庄严的鳌山,心向远方 应该有历史传承的力量 等着一份期许,为它们鼓舞 续航。还原梦想追逐的征程

古城文房四宝

文奎阁高高在上 拾级而下是文笔塔、砚台、墨井 那纸在哪里? 方圆十里的草甸、街衢、屋舍 所笼罩的古城大地 偌大的一张书写纸 文笔塔通体雪白 笔尖朝上,笔杆如枪 仿佛神剑呼啸而下镇压着巨螯

砚台四龙环视,或踞或卧 大池、小池一线相衔,定期喷水 "史上最贵的砚台",导游说

墨井口小内方,深不可测 前面文廊更添书香 四宝之所风水胜地 据说古时前面为书院 是"四宝"装点了书院 还是书院建造了"四宝"